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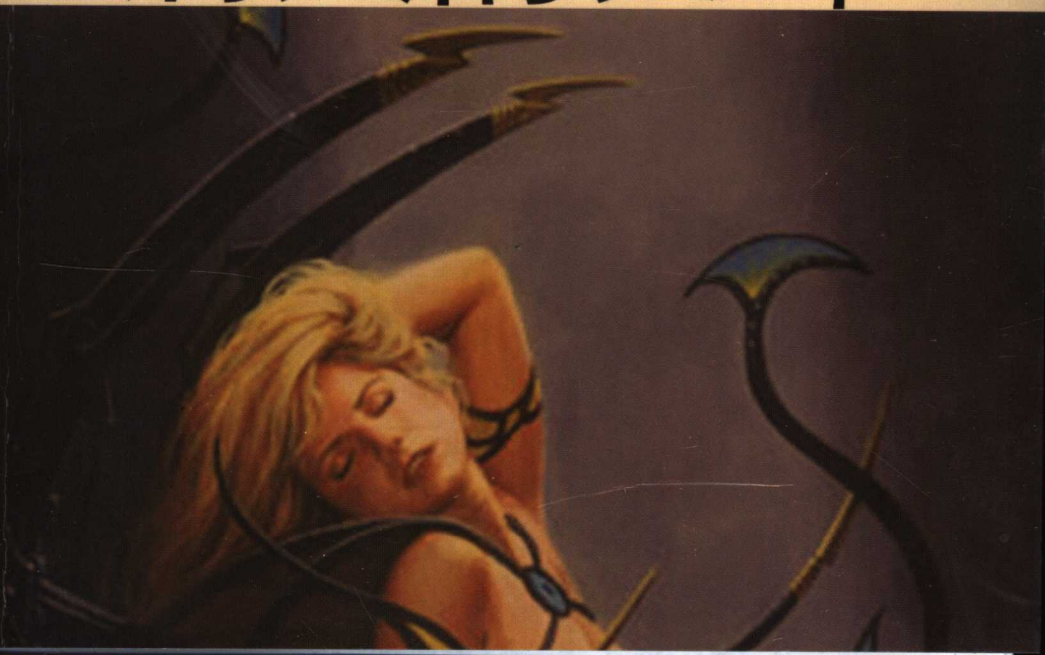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美〕马里琳·托德 等著

本书所选作品引领世界悬念小说的潮流

消失的女郎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群众出版社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美] 马里琳·托德 等著

胡虹 张爱平 许艳 周小进 等译 楼迎宪 校

消失的女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女郎 / (美)托德著. 胡虹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2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ISBN 7-5014-3650-9

I. 消… II. ①托… ②楼…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6658 号

消 失 的 女 郎

著 者: [美]马里琳·托德 等

译 者: 胡 虹 张爱平 许 艳 周小进 等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ubs.com

信 箱: qzs@qzu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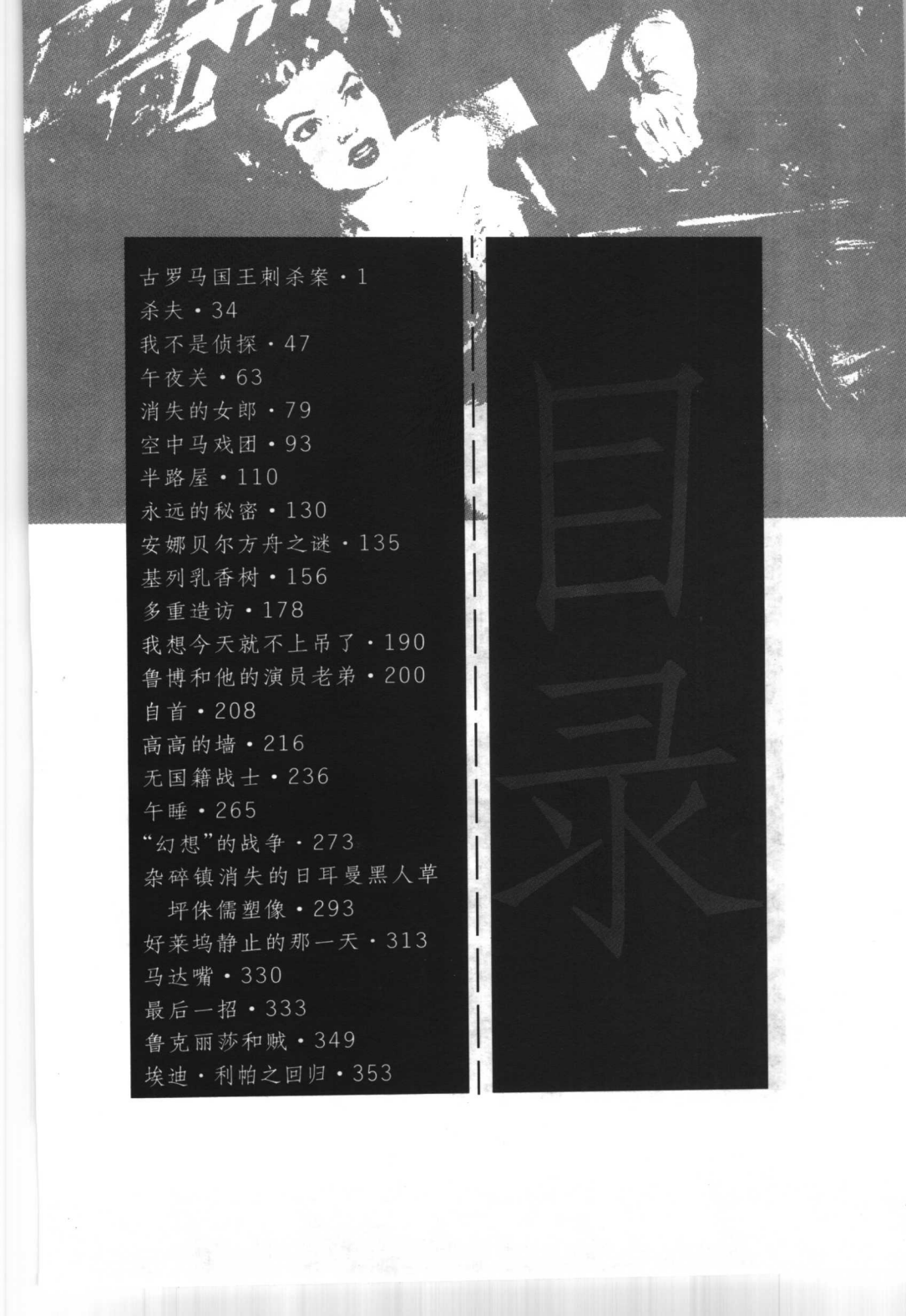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014-3650-9 / I · 154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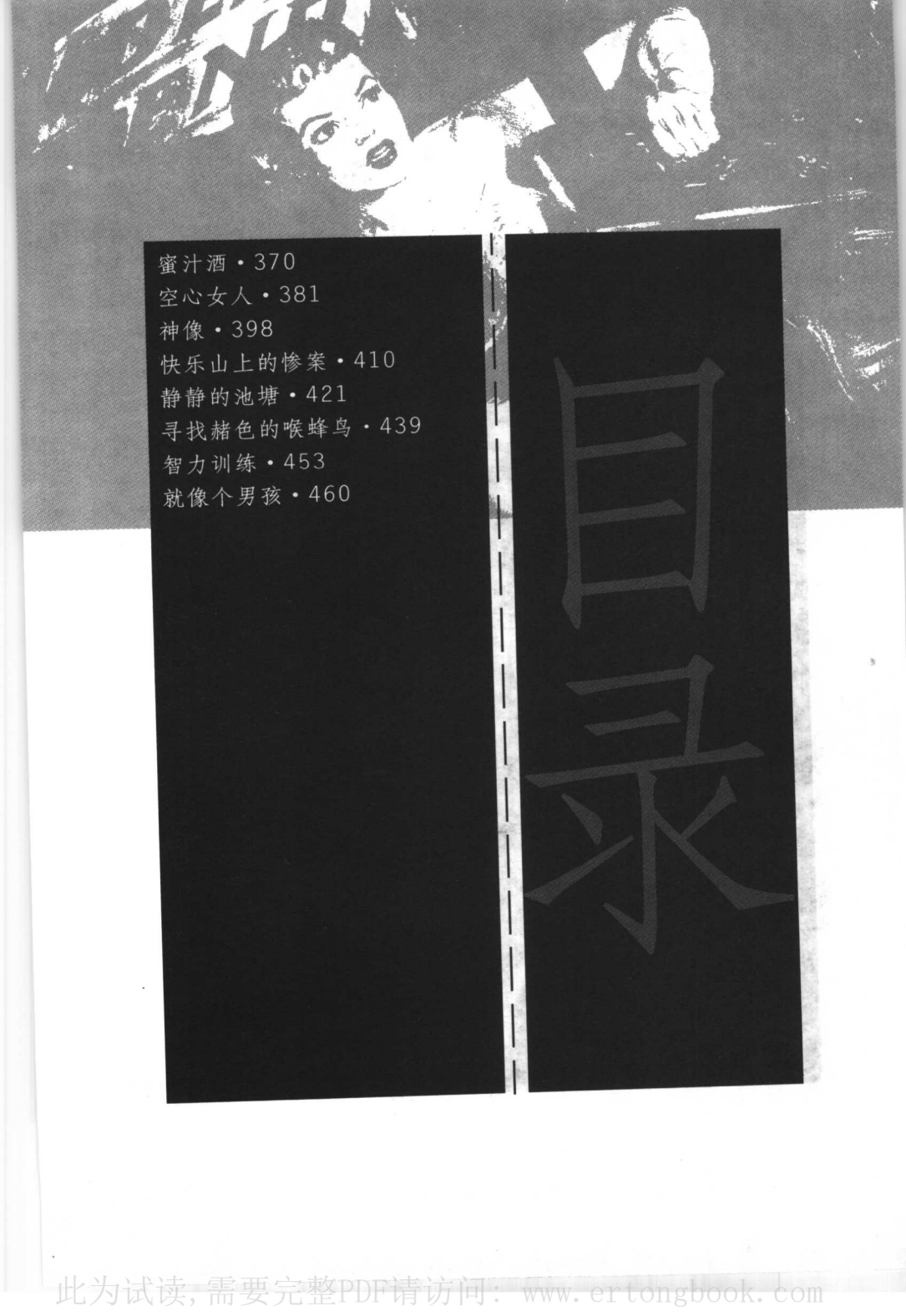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古罗马国王刺杀案 · 1
杀夫 · 34
我不是侦探 · 47
午夜关 · 63
消失的女郎 · 79
空中马戏团 · 93
半路屋 · 110
永远的秘密 · 130
安娜贝尔方舟之谜 · 135
基列乳香树 · 156
多重造访 · 178
我想今天就不上吊了 · 190
鲁博和他的演员老弟 · 200
自首 · 208
高高的墙 · 216
无国籍战士 · 236
午睡 · 265
“幻想”的战争 · 273
杂碎镇消失的日耳曼黑人草
坪侏儒塑像 · 293
好莱坞静止的那一天 · 313
马达嘴 · 330
最后一招 · 333
鲁克丽莎和贼 · 349
埃迪·利帕之回归 · 353

目录



蜜汁酒 · 370
空心女人 · 381
神像 · 398
快乐山上的惨案 · 410
静静的池塘 · 421
寻找赭色的喉蜂鸟 · 439
智力训练 · 453
就像个男孩 · 460

目录



古罗马国王刺杀案

玛里琳·托德

胡虹译

1

有的时候，命运来召唤你，你最好假装出门了。

这里是大竞技场——激动人心的气氛，人人疯狂地争抢座位，相比之下，多一条愚蠢的谣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别管它，克劳迪娅想。谣言就像火焰一样，会自动熄灭，除非你用拨火棒去捅它、拨它。

然而，克劳迪娅·塞弗里斯却没沿台阶往下走，她无意去争抢一个靠近竞技场地的座位，相反，她又想起那件事情来……

两分钟后，她穿过拥挤的人群，从塔楼状的入口处挤了出去，虽然是上午，但由于帕拉廷山的遮挡，入口处一丝阳光也没有。

“给点施舍吧？”一只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的脏手抓着一个容器伸到她面前，咔嗒咔嗒地摇晃着。“可怜可怜我这个独脚士兵吧。”

“除非你的鼻子跑到你那长满虱子的头后面去。别挡我的路。”

那个受到嘲弄的乞丐跟军队仅有的一次接触也就是睡在军营的避风处。他很快就忘了自己是假装残疾的，敏捷地跳到一边，看着自己的碗，真是失望得不得了。该死！他本来还打算用讨来的钱到小贩那里买一块馅饼呢！

克劳迪娅在陡峭的斜坡下走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又热又脆的油酥面馅饼。他怎么敢呢！赫克托·波里默居然敢散布那些恶毒的谣言，含沙射影地说她在出售的葡萄酒里掺了水！克劳迪娅愤怒地蹬着脚下的石板。这才是他该呆的地方，波里默——他该呆在这些破石板下面的排水沟里。老天在上，我发誓一定要让他在里面爬个够。

街道很窄，一只驴嘶叫着走过来，身上驮了好几只筐子，里面装满了甜瓜、椰枣和石榴。为避开那只驴，她钻进了香料店，并借此机会偷了点胡椒粉洒在自己的馅饼上。天都知道，为了维持业务顺利，她的麻烦还嫌不够吗？而现在又多了个散布谎言的卑鄙小人！一切好像都挺顺利的，人们都说你很幸运，因为你嫁的那个胖老头突然死掉了，比预想的还要快；但他们又知道什么呢？他不是很有钱吗——一个卖葡萄酒的老商人？哼！直到葬礼宴收拾干净之后，克劳迪娅才发现她那份诱人的遗产原来都是套牢的——尽是债券、赊账和地产——那不勒斯的公寓楼、提波蒂娜路上的砖房，根本就不能当钱用！

克劳迪娅把最后一点馅饼扔给了紧跟在身后的一只狗，然后拍了拍手。出价收购这个商行的人很多，波里默也出过一个很诱人的价格，差点都拟了合同。但后来她却发现葡萄酒的利润空间非常大，几乎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高一倍。天杀的！幸亏没有变卖，否则她真是个大傻瓜了！何不冒个险，自己来试试呢？

顺着街道左转，一排排的商店热闹非凡，前来购物的人关心的只有奢侈品——香水、宝石、羊皮纸书，还有羊毛外衣，每一

根羊毛都细得跟婴儿头发一样。

为何不试试呢？因为行业协会拒绝跟女人打交道，这就是原因。你要是没听说过，你就知道了。女人的地位在卧室里，哈哈，还有求婚的时候，一开始求婚倒是看起来很公平，后来慢慢成了最后通牒，最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波里默展现了商业水道上的海盗的本领。

“不择手段，拿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这是我的座右铭，”当时他笑道，那特有的笑声低沉雄厚。“你迟早都得卖的。当你卖的时候，我漂亮的寡妇，我就是那个来给你收拾烂摊子的人。”

他竟敢在列队中靠近她。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他应该站在列队的最前头。波里默，还有他的妻子——那个傲慢的婊子——她叫什么来着？塞琳娜，对。塞琳娜，她的皮肤光洁无瑕，绿色的眼睛咄咄逼人。

“我们家族一连几代都是生产葡萄酒的，”他说，对闪闪发亮的胸甲和甲饰华丽的白马无动于衷。“只要我们决定下来，我们会扩张，没有人——我是说没有任何人——能挡我们的路。”他恶毒地笑着，像只蜥蜴一样，以此来增强他说话的分量。“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褐色头发的塞琳娜就站在他身后。

“用不着考虑，”克劳迪娅是这样回答的，两眼盯着那些紫袍骑手高举的剑。“你的威胁吓不倒我，波里默，我的回答永远都是‘呸’。”

塞琳娜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了她丈夫跟前。尽管马粪、马皮和马身的气味浓烈酸臭，克劳迪娅还是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昂贵的香水味。“放聪明点，别跟我们作对。”她压低嗓音说道，“赫克托想做的事，最后总能做成的。”

克劳迪娅第一次将视线从那些耀眼的武器和盔甲上转移开来。“没人能欺侮得了我，”她回答道，“我也不是胆小鬼！”

塞琳娜喘着粗气，正准备予以回击时，赫克托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制止了她。那次交锋正好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今天，不过，波里默显然不是省油的灯。那些专爱散播谣言的家伙已经开始行动了，说克劳迪娅·塞弗里斯在葡萄酒里掺了水——多么厚颜无耻的事情啊！她从来就没动过那个念头！即使在把那些酒冒充八年陈酿出售时，她也没想过……

会堂的角落里，一群男妓懒散地靠在柱子上或墙上，眼圈涂得黑黑的，打扮得十分妖艳动人。但克劳迪娅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就匆匆忙忙地进了广场。烈日炙烤下的广场上人声鼎沸，搞演说的、玩杂耍的、行骗的、叫卖的，此外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奴隶和顶着细颈瓶的搬运工，因为瓶子里装的是橄榄油，他们走得特别小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激的气味——神殿里的熏香，烤肉架上滋滋作响的香肠，还有草药店里芳香的草根。

“里拉现在是艳阳高照，”一位占星家说，“女士要算命吗？”

一阵大风吹来，他的卷轴散落在石板路上。克劳迪娅心想，波里默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向她走过来，一条大狗伴其左右，男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波里默还不耐烦地挥着手，一副对一切置之不理的样子。诸神在上，克劳迪娅愤怒地想着，我发誓一定要掐死那个坏蛋！赫克托虽然很有势力，但不一定就拆不了他的台，我要让别人知道他是小人——他本来就是个小人！不过，还是得承认，他长得确实英俊。都快四十的人了，那一头浓密的头发仍旧让年纪比他小一半的人羡慕嫉妒，而且，说实在的，他跟他那个长相狡猾的老婆倒真是漂亮的一对。他们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好像叫洛蒂斯。人们都说养孩子是保姆的事情，至少那

两个家伙是这样的。

房子离萨克拉大街不远。那是座华贵的房子，坐落在繁华的地段。一只白猫肆无忌惮地坐在窗台上洗脸，直到门环“咔嗒”一声响起来，它才从月桂树下逃窜而去。

“他们在哪里？”克劳迪娅一手推开看门人说，“卑鄙的波里默，还有他那恶毒的老婆。他们在哪里？”

“你……”那个年老的看门人奋力跟在克劳迪娅后面。克劳迪娅怒气冲冲地穿过门廊，来到宽敞明亮的天井。“你……”看门人又问了一遍。

“你是什么东西？”她猛地举起双手吼道，“猫头鹰吗？”

“对，”一个深沉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看门人在问你的姓名呢。”

我不相信！天啊，命运之神一定笑弯了腰。

克劳迪娅毫不理会那个男中音，命令看门人赶快把卑鄙无耻的赫克托带出来，一定要快。看门人的目光飞快地扫向角落，马上又回到了原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卑鄙无耻的家伙出去了。”那个声音带着毫无掩饰的嘲讽说道，“大家都这么想。他昨晚就不见了。”

竞技场上，满脸严肃的选手们穿着涂满油脂的兽皮相互角斗，逗得下面的观众开怀大笑。而这里，各种各样的小鸟在鸟笼里唧唧喳喳地唱着，好像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狗屁！克劳迪娅一脚重重地踩在拼花地板上企鹅的鼻子上。她要改变主意就不是人！

“那样的话，”克劳迪娅愤怒地瞪着看门人，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你把他那个冷酷无情的老婆带出来。”

难道你还不知道那个老看门人是一问三不知的吗？

“塞琳娜还在睡觉。”那个声音说。

阳光下，水池里的喷泉溅起一朵朵水花，把古老的铜像变成了金色。

“奥比略，”克劳迪娅疲惫地说道，“你为什么要不停地折磨我？”

其实，她不需要这样。不是这儿。她要找的不是这个讨厌的调查官，他专挖掘她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她注定是要碰到卡比托奈的！在罗马，他是惟一个知道她阴暗过去的人！当然，正是她的过去，才有现在的问题。天知道是什么原因，治安警察爱管的案子最终都会导致诸如流放的结果。提到抓罪犯，奥比略的鼻子比猎狗还灵。

“我？”他从那张光亮的桌子边站起来时，宽大的长袍与桌子摩擦时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克劳迪娅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檀香气味。“我的感觉恰恰相反。”

克劳迪娅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而天井里又没有磨石。她猜想是自己咬牙齿时发出来的。

“不管怎样，”他平和地继续道，“我先来这里的，记得吗？”

克劳迪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她透过屋顶的天窗看着蓝色的天空，希望有什么能打破那单调的蓝色。当然，什么都没有。没有天鹅，没有蝴蝶，甚至连一片云都没有。太奇怪了，这么忙碌的房子里，她居然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也许，”他建议道，她感觉他的目光钻进了她的肩膀，“你想寻找宝贝吗？”

然后他出现了，高大魁梧的身影落在水池里。也许，有那么一会儿，克劳迪娅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也许他只是到这里来作客的。贵族跟贵族打交道，而且……

“我们难道，”她问，“要谈论根据零碎的羊皮文件寻找藏宝图吗？”

“那——倒不是。”该死。“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叫贾斯特斯·卡佩拉的人。”

“噢，治安警察要把这个倒霉蛋怎么样？”

黑色的眼睛在角落里眨了眨。“也许是挺奇怪的，”他说，“我们就是偏爱坏蛋。”他靠在大理石墙上，克劳迪娅看到他脖子上的脉搏在跳动。“起诉往往更容易陷入僵局，虽然在卡佩拉的案子上，我们没有问题。他要刺杀国王的企图太明目张胆了。”

刺杀！尽管很惊讶，克劳迪娅还是在记忆中搜索着。卡佩拉。卡佩拉。她听到过这个名字，不是吗？啊，对了。是个缺乏见识的革命者！有其父必有其子，人们都这样说。贾斯特斯的父亲在参与马克·安东尼那边作战时死了，贾斯特斯保留了他父亲的文件，跟他父亲的朋友见面，有空就激励那些同情他的人。

一切都是崇高的、理想的，克劳迪娅想——假如二十年前安东尼的叛乱没有被镇压的话！

对了，她曾在讲坛上看到过贾斯特斯。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还很有魅力。难怪他的追随者大多数是女人，但那些女人喜欢的是脸上的酒窝。那让残忍的畜生都显得有些脆弱。

“我就直说吧，”她说，手指轻轻地在鸟笼上来回穿梭。

“贾斯特斯·卡佩拉要刺杀国王，你就一个人到这里来抓他。我的英雄！”

“哪里是什么英雄，不过是做苦工的而已，”奥比略苦闷地说，“卡佩拉失踪了，军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找他，每辆车子都搜查，我就只能在这城里找找，审问那个家伙的同伴。”

“事实上连审问都没做到。”克劳迪娅高兴地纠正道。

“我说过英雄好当的吗？”

他的手握着鸟笼的栏杆；她看到他手背上一撮撮短短的黑毛，闻到他身上的艾菊香，他的衣服用艾菊洗过……她把注意力拉回到正经事上来。

“赫克托和谋杀有关系吗？”一石二鸟之类的计策！

“谁知道？卡佩拉昨天来过，赫克托和他老婆狠狠地吵了一架，不过奴隶们都没有听到是为什么事情。不幸的是，虽然塞琳娜明确地命令别人不要打扰她，”这时他的手指放开了鸟笼上的木栅栏，转而去梳理头上的卷发。“我不得不等洛蒂斯回来，希望她知道她父亲的行踪，或者最好知道卡佩拉的行踪。耐心——”他疲惫地笑了笑，克劳迪娅的心似乎跳得更快了。“——是我众多美德之一。”

“耐心，”她一边说，一边朝卧室走去，“根本就是浪费喝酒的时间。”

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克劳迪娅再次被赫克托房子的豪华所打动——帕罗斯岛的大理石，墙上的壁画，镀金的灰泥天花板——她的决心更坚定了。波里默也许是个贵族，家族的根和葡萄藤缠在一起，但是道德的事情说一不二。坚持下去，你的前途也会一片光明！

“来啦来啦，塞琳娜，”她卷着舌头说道，一把推开卧室的门。“该我们女人谈一谈啦。”

还没走三步，她突然停了下来，一只手紧紧地捂在嘴巴上。塞琳娜真的还在床上。浓密的褐色头发堆在缎子枕头上，绿色的眼睛大而可爱，尽管她已经死了。

决不会弄错，塞琳娜已经死了。头被人砍了下来。

但是，这还不是让克劳迪娅踉踉跄跄跑出房间的原因。她在角斗场上看过血淋淋的场面，还不至于大惊小怪。原因是，脑袋

下方的那个躯体不是塞琳娜的。

那是具男尸。

2

马库斯·科尼利厄斯·奥比略盯着床上，几分钟几乎都没有眨眼。他以前在军队里做过护民官，现在又是治安警察，因此看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很少会感到震惊。他见过士兵在战场上扭曲挣扎，妓女在小巷里被人捅死，流浪汉的喉咙被割断。奥比略为此感到伤心，有时候觉得愤怒，有时候觉得人很低贱，但他从来就不会低估人类残害同类的本领。

现在，阳光落在拼贴壁画上的狮子的眼睛上。如果有人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显然，床上这离奇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

如果有人这样评价他，奥比略还会很高兴，因为现在他的内心想法很卑劣，既不是关心塞琳娜与波里默，也不是追踪狂热的革命分子。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命运的炮弹击中了克劳迪娅·塞弗里斯——这个女人无视法律，就像驯马师无视野马一样——把她打回到他的轨道上来……这次，他不可能让她溜掉！

只要一不留神，她真的就会溜掉；和引诱从特洛伊战场归来的奥德修斯的那个女巫瑟茜一样，她的把戏还要多。拿今天上午来说吧。什么样的魔法引起了她心中那样的激情、那样的欲望？她脸色煞白、踉踉跄跄地跑到天井里，傻瓜都看得出来发生了大事情，可他惟一的念头却是当场占有她！奥比略闭上眼睛，回想着她浓烈的犹太香水味。塔奎因的圣母啊，他多么渴

望看着她的浅蓝色棉布衣服滑到脚踝上，多么渴望解下她的胸衣，抚摸那——

“你看。”

听到她的声音，他脸涨得通红。她现在能看出他的心思吗？这事瞒不了她！

“自杀的鸳鸯？”

“毫无疑问，”他回头冲她咧嘴笑了，看见她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体内涌起了一股冲动。“要不还能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低头看着尸体，欲望的潮水退了下去。最后他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称之为安全警察，因为他的情感是安全的，现在他的注意力又集中了，大脑清醒而理智。噢，对了，就算体内有个疯子发狂，他还是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听到身后咔嚓一声，她进了房间，随手关了门。

“我猜想，”她说道，“其他人在干家务活，吵吵嚷嚷的，这事还是我们俩的秘密，别人都不知道？”

秘密，克劳迪娅？和你的秘密？诱人的前景让他兴奋了起来，但他强迫自己注意她的话。奇怪的是，刚才他一眼就看出了她眼中的恐惧，并且立即把看门的老人打发走了。完全是出于本能，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本能反应是对的，他最担心的事就是一屋子奴隶惊惶失措、大叫大嚷，把凶手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踩个干干净净。

“他们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的。”他的话是多此一举。她同样能看出来，床单上几乎连一滴血都没有。“后来才放在这儿。”

但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疯子在逃？”克劳迪娅转身去看一个玛瑙瓶子，奥比略则用手指的背部按了按塞琳娜白得像石膏一样

的皮肤。

“没有你所说的那种疯子。”

阳光照在脸盆里，一道道光线反射在墙上。他用手抹了下塞琳娜的眼睑，让她合眼，同时注意到克劳迪娅在盯着墙上的光线。

“我无法想象有哪个杀人凶手发疯，把丈夫和妻子胡乱搭配。”他把赫克托的尸体翻过来。没有伤口。他又把尸体翻回去——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似乎应该把尸体和脑袋放在一起。“话又说回来，尽管这两个人有很多敌人，但是——”他严厉地看了克劳迪娅一眼。“看来凶手不像是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

奥比略直起身来，在床罩上擦了擦手。

实际上，如果他猜得不错，塞琳娜的身体和赫克托的头应该放在隔壁赫克托的卧室里。

3

人生很少尽如人意，否则我们都成了百万富翁，身材都漂亮，婚姻都完美，浑身上下的皮肤都是深古铜色。克劳迪娅打着响指，在天井里走来走去。她本来现在应该坐在卡比托剧场的座位上，一边咬着蜂房和加葡萄酒的蛋糕，一边为竞技者喝彩并偷偷下赌注。本来，这才是关键词。这个超级侦探已经说过，她被困住了，不是困在摔跤者和跑步者之间，而是被一对死在床上的夫妻拖住了。命运肯定在开她的玩笑！

“对不起，”奥比略刚才说道，那懊悔的样子就像一只嘴里

叼着拖鞋的狗。“你是现场证人，我需要你。”

去他的现场证人，他在算计她！克劳迪娅用手掌在脑门上拍了一下。她可真是个傻瓜！当时她一看到他在波里默的房子里，就应该掉头就走，根本就不该去管什么酒里掺水的谣言。

她在椅子上坐下来，在背后塞了一块垫子。那个词是什么来着？表示你把一个东西拿来充当另外一个东西？五个字母的单词，不是吗？开头是 F，结尾是 D，中间不是有 R、A 和 U 吗……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又开始来回走动。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啊？马库斯·科尼利厄斯·奥比略？以为你把我拖在犯罪现场，我也许一不小心，就会说出心里话？忘了你的那些鬼把戏吧。找别人去！

克劳迪娅在家庭神龛前面突然停下脚步。等等。也许总有办法的……

奥比略在赫克托的房间里，额头上的皱纹简直就像犁出来的，太深了！但是他的脸上除了疑惑之外，还有失望。

房间里乱糟糟的。实际上，简直是乱透了，床罩撕碎了，满地都是，小地毯皱巴巴地扔在一个角落里，垫子里的羽毛也飞出来了。不幸的是，在能力超群的大侦探眼里，房间里并没有两个人被谋杀的痕迹，倒像有人在这里发过脾气。没看到尸体，克劳迪娅觉得既宽慰又担心。

宽慰，因为她不用目睹他所预测的血淋淋的场面。

担心，因为没有尸体，她就只好和这个骄傲自大的贵族呆在一起，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破三个案子——如果找到暗杀国王的人、抓住杀人凶手、逮到一个商业骗子都不能加快他进入元老院的步伐，什么事情可以呢？

克劳迪娅的目标是希望，三件事情当中，老天爷只让他完成两件。